

宗教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受到嚴重考驗。佛教自然也不例外。

假如有三兩個受過大學教育的青年，信仰了佛教，甚至肯接受和尚的剃度，這事件馬上就會成為新聞。——倘從反面來觀察，這正好證明青年人信仰佛教其實並不普遍。一如「人咬狗」，因為罕有，所以才能成為新聞。

在知識份子的階層裏，一個信仰佛教的人，也很容易成為開玩笑的對象，因為神鬼的地位已經在這階層人士的心中發生動搖，所以連同佛與菩薩的地位也不得不發生動搖。既把神鬼和佛菩薩區畫在同一認知的範疇裏，信仰佛教的人，也就會給認為等同於在榕樹頭「打小人」的拜神婆。

有了這樣的觀念，人便難肯去主動地瞭解佛教。但更不幸的情況是，當一個對佛教毫無認知的人，偶然主動地想去認知時，却不容易得到坦坦白白的答覆。——因為到目前為止，依然普遍有將佛與菩薩神秘化的傾向。

我自己，便曾經有過這樣的經歷——

我們一群人到大嶼山去渡假，偶然經過一間新修蓋的廟宇，大殿當中，供着一位準提菩薩。這菩薩的法相是多手多臂，而且每隻手持着不同的法器，這看在一群青年人的眼內，當然少不免便會覺得奇怪。

有人問，「這是甚麼菩薩」的時候，一位對傳教過份熱心的大師，却這樣回答——「這菩薩交關厲害了，求財得財，求子得子，消災解難。你們入來參拜吧！」

這樣的回答，固然根本不是回答，聽在一群青年知識份子的耳朵裏，還簡直有如新填地江湖醫生賣膏藥。

菩薩與神的概念，就是在類似的情形下給混淆起來。拜神婆與佛教信徒，亦因而給劃上了等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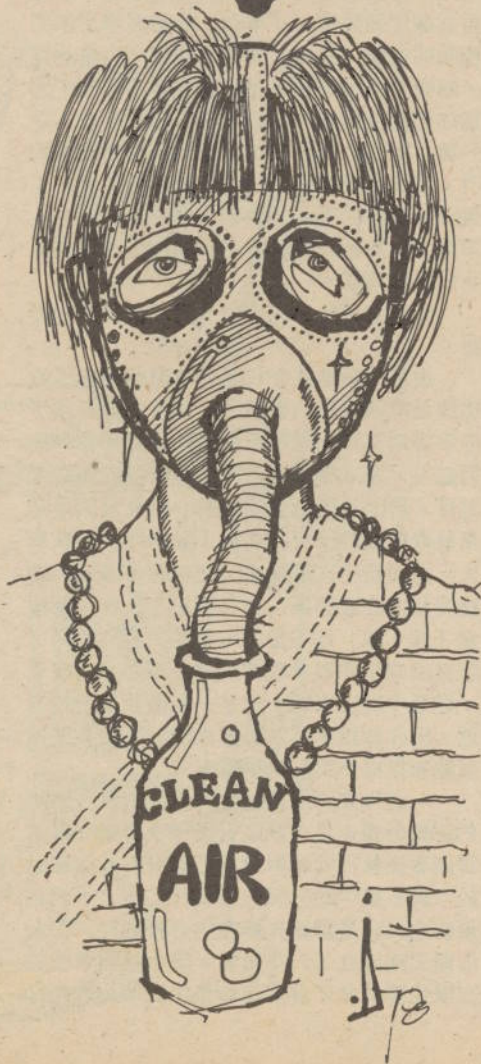
本來說，「佛為大醫王」，可以醫治眾生自我意識的病症，在這情形之下，却使人覺得佛教本身就有病。因此，也就可以答覆一位法師有一次和我閒談時提出的疑問。他說：「都市一身都是病，為甚麼人們却不來找佛這位醫生呢？」試問人們還怎會去找，因為在青年知識份子眼中，佛教本身根本就是病態的存在。

現代的人，其實都長着一雙太銳利的眼。這是由於經過西方的科學與哲學洗禮的緣故。

一加一等於二，在古代的中國，便是一項約定俗成的真理，人們不會再去尋問，「一加一為甚麼會等於二」。但現代人就不同了，有一門艱深的數論去專門究詰這樣的問題。

對於神鬼的觀念，現代人也不會像祖先輩那樣，肯抱着「敬如在」的態度。因為值

城市佛學



不值得「敬」，首先要解決的是他是否存在問題。所以神學逐漸破產，代之而起的則是心理分析。

假如我說，佛教其實就是着重於心理分析的宗教，或者更進一步說，你甚至可以不要把它當成是一種宗教，而只把他當成一門哲學。我想，這說法立刻就會招致到非議。雖然事實上的確如此。

因此情形就變成這樣——

當人們有慾望去瞭解一加一的真相時，另一些人却認為他們是傻子，在提出可笑的問題，但却又希望這些人匍伏在自己的腳下膜拜。

因而，當很多人掙扎於一個病態的社會，兼且深深為自我意識的存在而感到痛苦時，佛教也就對他們絲毫不能加以援手了。

主要的原因，在於本身的態度，佛教根本受到這些病患者的排拒。

要改變這個情形，最好的做法便是，證明一加一等於二給他們看。——揭露神鬼的真相，揭露佛經的原意，也揭露他們心中的病態，然後對他們說，佛的囊中有藥。

「城市佛學」這個名詞，是一位聰敏的青年，在一次閒談中提出的。

這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名詞。

因為在佛的囊中的藥，的確最適合用來治療城市的病態。使一種無休止的緊張運動可以暫時停息，或者至少可以使橫衝直撞的人暫時放緩自己的脚步。

然而這亦決不是消極和冷退。

恰如粒子運動那樣，一粒粒子在自己運動的軌跡上，似乎可以無休止般衝擊其他的粒子，並且因而發熱、發光。這種狀態，人們每易誤認為積極。但粒子的能量的形式消耗，事實上却是一分一秒地在冷退。

與此相反，佛的囊中有藥，可以使粒子減少能量的消耗，成為一個更完美的存在狀態（即所謂WELL BEING）。亦正由於存在的美滿，所以才能於需要時發出更大的熱與光。

所以，佛學可以醫治城市的病，可以解開每個城市人的枷鎖，但却絕不會把他們引導入枯寂的虛無。

相信我，城市人。請把你心頭的結展示給我，我將憑佛的力量把它解散。請把你的病狀告訴我，我將用佛的囊中的藥把它治療。——雖然，我的心頭也有結，我也通身是病患，但你們相信的不是我，而是佛和他的藥囊。

這就是我們這次主要的話題了。可以把它當作「開宗明義」，也可以把它當作是無聊的閒話。

談錫永